

張子齋文集

楚國南歸

第三卷·反戈集

一九四五年序

回顾既往，我在思想上写作上是经历了颇为曲折崎岖的途程的。

我从童年起，就生活在可诅咒的时代和可诅咒的地方，四周漆黑，死气沉沉，耳目闭塞，看不到温暖阳光，吸不到新鲜空气，埋头于古董中，甘当“书蠹”。曾读过《四书》、《五经》，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读了不少被儒家斥为异端邪说的古籍以及稗官野史。在古诗词方面，除背诵《诗经》、《楚辞》外，欣赏那些深刻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想象丰富、热情奔放的作家及其作品，涉猎相当驳杂，又缺乏鉴别选择、分析批判的能力，不能弃糟粕，取精华，加以咀嚼、消化，变为有益于健康的营养。而是不问青黄，不计精粗，不分香臭，不顾利弊，囫囵吞咽，兼收并蓄，自炫“博览”。因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畸形的，充满矛盾的：非儒非墨，非荀非庄，是不三不四的杂拌儿；换句话说，是某种程度的方巾气、名士气以

至狂士气的混血儿。这都是消极的东西，以致后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加以克服。同时，曾殚精竭力，冥思苦想，写过一些旧体诗文，从散文到骈体文，从古体诗到近体诗，获得某些人的未必正确的赞许，产生了虚妄的自负。

人们尝称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为黄金时代，但对我说来，那个时代与其称为黄金，不如称为粪土；或者说把黄金浪费在粪土之中，更为恰当些。在长时间内，由旧的粪土堆积起来的东西象一座坚固的城堡紧紧地包围着我、压迫着我，每一块砖石都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从而落伍，甚且沦于“遗少”之列。“遗少”，这是多么令人讨厌的人物！现在，我看某些青年的老气横秋，弯腰驼背，摇头幌脑，死啃“国故”，自命古雅，反对新鲜事物，慨叹“世风不古”的“遗少相”，就很不舒服。而在过去，我并不以此为可憎，反而以为可贵。照理，每个青年都需要光和热，但在黑暗阴冷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会使感官变易，神经紊乱，心理失常，一接触到光和热，就头痛眼花，不知所措，赶紧缩回原来的处所，愿“穴居”以终身，多么可怜可慨！

然而，无数事实证明，个人的顽梗终究不能倒转前进的历史车轮，使它开回到古远的世代。

“遗老遗少”们不是被车轮碾死，就是掉在后面埋怨哀叹。而徘徊于古塚之间，迷恋死尸，纵虽“大胆”和“独特”，却得不到任何温暖和力量，毫无前途的；倘不准备殉葬，就只有撇下死尸，另辟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在经过相当时间的彷徨、摸索以至苦痛之后，我终于从昏沉状态中觉醒过来，鼓起勇气，突破古旧的城堡，走到较为广阔的原野。回首过去，充满憎恨之感；瞻望未来，虽艰险而光明，有一股前进的傻劲。于是，就把那些曾经支付了心血和时光而制造出来并为自己钟爱的旧体诗文，通统塞进字纸篓里，让虫啮鼠咬而毁灭。仿佛处女对私生子那样，只感到羞辱、忏悔；怜惜之意是一点也没有的。当然，那是自己的血肉，却又是不伦不类的东西，让他保存下来，苟活在这世界上，也许更合乎“人道”，但这对于处女是一件刺眼和痛心的事；倒不如干脆丢到墙角里，把他忘得一干二净，更能医治心理上的创痕，同过去彻底决裂，放下包袱，踏上新生的道路。

这样一来，有的赞其勇敢，有的为之惋惜，而更多的人却嘁嘁嚓嚓，骂其“堕落”，视为不走正路的“异类”。但我紧记着外国一位著名诗人的话：“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

在征途中影响我前进步伐的，不是“别人说的话”，而是多年积习所形成的某种惰性，深感同过去彻底决裂之不易。直至现在，我还时不时写点旧体诗文。一个原是天足的人被逼着缠起小脚，已是苦恼的事；而一个曾经一度放过脚的人又拾起陈旧的缠脚布和狭小的弓鞋，恢复“三寸金莲”，蹒跚走着，那姿态是使人作呕，使自己羞愧和寒心的。

平心而论，我并不迷恋于已经丢掉的缠脚布和弓鞋，更不愿同旧的城堡妥协，偶因积习作怪或环境所迫，拾起来用一下，也随用随丢，绝不珍视。所以，自我“堕落”以来，写过的旧体诗文也不算少，但从不特别保留，往往使它们同时光一起消逝，为个人健康起见，也以让它们速朽为好。足见我的不太保存旧作，出发点纯粹是个人主义的，并没有什么大的志愿。

话虽如此，正如有些人爱看自己的旧时照片，不忍把它抛进垃圾箱一样，我有时也偏爱自己的某些旧作；虽然明知这是弱点，是我不能奋然前行攀登新的境界的原因之一。同时，还有一些夜行的同道者，能从其中听到生命的微弱的呼声，看到一点点闪光的荧火，虽然不是猛士的呐喊和耀眼的火炬，足以鼓舞士气，照亮前程；却

也“聊胜于无”，略破周围的死寂和昏暗，在精神上获得小小慰藉。因而予以偏爱、抄录，汇集成册。由于种种原因，遗漏当不在少，这不是“全身相”，而只是一肢一节。

不论内容或形式，这“一肢一节”是既不合走入新的诗坛，更不配攀登旧的艺苑的。从新诗人的眼光来看，形式呆板，佶屈聱牙，没有飘飘然的灵感和富有魅力的华丽辞藻，内容枯燥，毫无诗味，从旧诗人的眼光来看，言辞粗陋，格律乖谬，充满庸夫俗子之气，毫无骚人墨客之风。尤其内容，不仅大悖“温柔敦厚”之旨，而且伤风败雅，妄诞不经，以至“大逆不道”的地方很多。有一首诗，我借用《水浒传》宋江的故事，写了一句“壁上题诗反语多”，曾使一位旧诗人大为诧异，便是一例。

那末，为什么要保留这“一肢一节”呢？除自己和一些朋友的偏爱而外，还想给那些瞪我两眼的“遗老遗少”们，看一下我究竟“堕落”到什么地步以及他们所炫耀的武器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人的手里会变成怎样的东西。在被攻击之余，我还有勇气执着这生锈的武器，刺一下那些“道貌岸然”的“尊脸”，给他们一点小小的不舒服，这虽然是气量狭小，却也不见得毫无意思。

并且，还想给新的朋友们知道“古董”到底不行，不会玩弄或完全不懂，并不是缺陷，更不是耻辱，而是幸福，可以毫无滞碍地前行。自我“堕落”以来，非常羡慕那些没有缠过脚或没有中过毒的青年朋友。但据说有些青年却以不懂古董为“终身大憾”，要硬着头皮去钻，陪着“遗老遗少”们，以古香古色相标榜，好象不这样，就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这真是咄咄怪事！

鲁迅说过：“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集子名为《反戈集》者，就是窃取这意思。但因观察极不深刻，火力异常薄弱，不能击中敌人的要害，实与名违，这倒是深感遗憾的。

有一部分诗曾被友人拿去，化名发表在报刊上，而这些能够发表的，我自己也不满意。另有几首，曾被文稿检查机关的老爷批上“措辞不当，应予免登”八个大字。——“措辞不当”，这是一点不错的，我很佩服老爷们的眼光，也理所当然地遵守“免登”的“尊旨”。但即此一端，中国言路之窄，已可想见了。新既不准，旧又“免登”，除搁笔而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中国之无声，是大有原因的。

搜集在这册子里的虽是一些陈旧体裁，不足

以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却有相当一部分粗浅地反映了丑恶现实的一鳞一爪，勾画出某种形象的眉目，触着某些豪强和叭儿狗的疮疤，也抒发了个人的感慨和愤懑；有的“措辞”，更加“不当”，在文禁森严，忌讳甚多的今天，当然都在“应予免登”之列，不能公诸于世的。正因为这样，虽是“敝帚”，也值得加以爱惜和保持。

早在两千年前，太史公司马迁曾说过“藏之名山”的话。其实，比较起来，司马迁时代似乎比“三民主义”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时代略为光明些。言论似乎也较为自由些。司马迁除歌颂汉王朝盛德，总结历史兴亡经验作为汉王朝巩固统治的借鉴以外，曾直言不讳地写了汉高祖的流氓相，比较深刻地揭露了汉王朝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各种勾心斗角的斗争，以及在所谓文治武功背后的黑暗的现实和人民的疾苦；痛斥“如狼牧羊”，“以酷烈为声”的酷吏。他还生动地描绘了汉高祖劲敌——项羽的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高度评价了中国历史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首领陈胜、吴广的功绩，并赞赏一些刺客游侠的侠义行为，等等。因此，后世不少学者读他的文章，不仅佩服他的才华，更佩服他的胆识。如果按照今天检查文稿的老爷们的眼光来看，那末，司马迁

的文章不仅“措辞不当”的地方多如牛毛，就是“侮辱元首”、“触犯国法”、“罪该万死”的地方也不少。那时尚无铅印报刊，是否受过“免予刊登”的处分，无从查考。据有些史书的记载和司马迁的自述，他只是因为李陵投降匈奴的问题受了“腐刑”；而在受刑之后发了不少牢骚。但并没有因为他那些揭露现实的文章和牢骚话而罪加几等，关进“集中营”，施以酷刑或枭首示众，以儆效尤；或秘密处死，弃尸荒郊。虽据昔人传说，司马迁有一篇文章惹得汉武帝恼火，要把他的稿子毁掉，但并未实行。总之，司马迁的文章没有被烧毁、禁止，也没有埋没于“名山”之中，而流传于世。从这一点上看，汉武帝除实行残酷统治和“罢黜百家”的一面外，却还有较为开明的一面。大概因为那时正是汉王朝兴盛时期，统治者的神经似乎较为健康，忌讳较少，“文网”也不是那么细针密缕。而处于没落时期的王朝的统治者，随着地位的日趋动摇，前途的日益暗淡，神经也日益衰弱，避讳和禁忌的事就一天天多起来了，钳制人民的舌和笔的法令也一天天严密起来了，甚至囚禁和杀戮文人的手段也一天天酷烈起来了。但是，历史证明：愈是这样做，愈益加速没落以至灭亡的过程而已。中国有

句古语，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外国有句俗谚，叫做“鸡就不叫，天也会亮的”。这是中外古今的“多行不义”者和黑暗之神的无可挽回的悲哀。

除此之外，这册子里的一些作品，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思想情感的某种矛盾及其转变和发展的痕迹，也反映艺术水平的状况。有的作品写于新旧交替之际，或者说方生未死之交，内容是幼稚的，不甚健康的，表现能力也是比较拙劣的。这正如鲁迅所说的是幼小时期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使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儿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的我的幼稚，而且近乎不识羞。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的确是我的形象——由它去罢”。鲁迅的这些话当然是自谦之辞，拙作不能与之妄相比拟，但非常赞佩他的意见，故对于真正“出屁股、衔手指”的很不雅观的照相，都保留当时的原貌，概不删削。

一个人思想发展的途程不是笔直而平坦的，从旧营垒中出来的人尤其如此。在前进当中必然有曲折，有障碍，受到传统习惯势力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因而必然有某种缺陷，不可能从头到脚，通体纯净，白璧无瑕，十全十美，这是圣贤

也做不到的，何况乎“草野小民”。如能做到这样，大可以整天躺在床上，不必作什么努力了，多么舒服！但那样一来，等于思想的完全死亡，还有什么前进可言？

还是鲁迅的话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显然，与其充当“完美的苍蝇”，倒不如努力做一个“有缺点的战士”。不论立身处世或作诗为文，愿以此鞭策自己！

拉杂地写了这些，算是一篇不象序言的序言。

一九四五年秋日

目 录

一九四五年序.....	(1)
无题.....	(1)
飞花.....	(1)
端午节感怀.....	(1)
挽老塾师（七绝五首）.....	(2)
赠友人.....	(4)
读李长吉诗（七绝三首）.....	(4)
寄友人.....	(6)
戏题友人代画小相.....	(6)
咏燕.....	(7)
蚕妇吟（五绝十首）.....	(8)
题友人画扇.....	(10)
题杨季直画马图.....	(11)
寄友人（五律三首）.....	(12)
霁虹桥.....	(14)
江坡.....	(15)
猿抛石.....	(16)
水石坎口占.....	(17)

题鹤云寺	(17)
题易罗池濯缨亭	(18)
家书	(18)
街头舆论	(19)
名士 (七律二首)	(21)
书愤 (七律二首)	(23)
感时 (七律二首)	(24)
现代诗风三部曲	(26)
(一) 诗人自白	(26)
(二) 浪漫抒情	(27)
(三) 体验生活	(28)
打油诗一首	(29)
戏赠友人	(30)
和友人秋思韵	(31)
小阿林 (七绝三首)	(32)
和友人原韵 (七律三首)	(33)
答赠友人	(36)
文稿检查	(36)
无题	(38)
寄友人 (七律二首)	(39)
为友人题陶器 (七绝四首)	(41)
(一) 汽锅	(41)
(二) 果盘	(41)

(三) 千果茶叶缸	(42)
(四) 花瓶	(42)
悼鲁迅	(42)
感时	(43)
自题赠友人小照	(45)
救亡弹词	(45)
送女师学生征子等赴抗日前线	
(七绝二首)	(66)
离滇前夕感怀	(68)
黄鹤楼	(69)
夜过潼关	(70)
洪流	(70)
延水	(72)
砥柱	(72)
与征子等在延安相见 作此以赠	(73)
送友人赴华北	(74)
别延安 (七绝四首)	(75)
西安	(76)
送黄洛峰赴蜀	(77)
哀武汉 (七律三首)	(78)
夜别汉口	(81)
送周时英、刘孟田赴江南参加新四军	
(七绝二首)	(82)

自赣北前线赴蜀赠别诸友人(七绝二首)…	(83)
赠别杨永新……	(84)
悼周时英……	(84)
答寄峻龄、育群……	(85)
悼张天虚(七绝八首) ……	(86)
打油诗五首……	(89)
和朱德同志《南下太行》韵……	(90)
闻皖南事变愤而有作……	(92)
题赵孝誉遗诗(七绝二首) ……	(93)
故乡杂咏(七律十八首) ……	(95)
打油诗两首……	(108)
悼杨国英(七律二首) ……	(109)
吊屈原……	(110)
悼孟田(七言长诗) ……	(111)
咏史(七律二首) ……	(151)
赠王以中、赵裕康……	(154)
感时……	(155)
读《红楼梦》杂感(七律十三首) ……	(156)
赠《吾家》语堂(七律四首) ……	(162)
《西游记》补遗……	(169)
禹……	(169)
一九四三年双十节……	(170)
尊孔有感(七律二首) ……	(171)

悼育群（七律二首）	(174)
寄李芝	(175)
读《楚辞》有感（七律十首）	(176)
惠特曼	(182)
杂读随感	(183)
神话寓言（七律三首）	(184)
《诗经》断想（七律六首）	(186)
庄子	(190)
司马迁	(191)
司马相如	(192)
王充	(193)
贾谊	(194)
枚乘《七发》	(195)
乐府	(196)
读《文选》有感	(196)
唐代李杜（七律七首）	(197)
白居易	(201)
元杂剧断想（七律二首）	(202)
《西厢记》	(202)
关汉卿	(203)
孔尚任《桃花扇》	(204)
洪升《长生殿》	(205)
高则诚《琵琶记》	(206)

天才气与名士风（七律四首）	(207)
感时	(209)
斯大林格勒报捷	(210)
答友人	(212)
“五四”二十五周年	(213)
读潘公展关于出版界情况的谈话	(214)
鲁迅逝世八周年（七律五首）	(215)
代题何励生殉国遗照	(220)
杂读随感之二·关于外国文学作品 （七律十五首）	(221)
余兴（七律五首）	(236)
悼“一二·一”四烈士（调寄满江红二阙）	(241)
宪政	(242)
无题	(244)
新大鼓词	(244)
悼四·八烈士（五言古体诗五首）	(248)
王若飞	(248)
秦邦宪	(249)
叶挺	(250)
邓发	(251)
黄齐生	(251)
民族艺术赞（仿丘八体）	(252)